

三十九葉“惠施不辭而應”，不辭當釋爲不謝不知。譚君讀爲伺，似未合。

綜而論之，譚君此著大體極佳，偶有小疵，不足爲病。所以斷斷有言者，意在求其盡善盡美，非於譚君書有所不足也。

楊樹達

中 國 地 方 志 綜 錄

朱士嘉撰

商務印書館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三冊

這是一本許多作學問的人可以利用而應當感謝的書。方志之書，以前可以說祇有兩種人參考，一是地方的行政長官，一是研究歷史地理的人。史地與地方行政以外，方志中可供參考的資料雖多，而真正能利用的人却不多。晚近風氣一變，大家不但發見方志內容的價值遠非史地與地方行政二端所可範圍，並且認爲它不妨自成一種專門的學科，就叫作方志學。這種發見與認識是很對的。方志的內容確乎是無所不包；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的資料，凡屬有本地風光而編纂者認爲有價值的，無一不在網羅搜訪之列。每一門科學的資料也許不多，用今日的眼光來看，也許並沒有很大的價值，但在“文獻不足”的一般情勢之下，這些往往是碩果僅存的一些事實，不由作這門學問的人不注意。例如動植物學的材料，在方志中往往是姑備一格的一門，種類既不編載，關於所載的少數

種類,叙述亦極羸疏,但是據說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搜羅中國方志,便發端於一位農林專家的建議,並且也成功於這位專家的努力(見序二,頁四)。以此推之,可知方志實在是何種科學不得不參考的一種文獻。以今日流行的新式刊物方之,它很像普通的年鑑,所不同的,記載的對象或地方單位比年鑑小,而纂修的頻數不及年鑑多罷了;頻數少是不如年鑑的地方,單位小是比年鑑強的地方。年鑑是任何人不能不參考的;方志也是。所以說朱士嘉先生這本中國地方志綜錄是許多作學問的人可以利用而應當感謝的一本書。

全書最大的效用自然是便檢查。它是根據國內外許多圖書館和私人搜藏的中國方志目錄而編成的,所以叫作綜錄。編者搜訪所及,一起發見不同的方志五千八百三十二種,九萬三千二百三十七卷;以出版的年月論,上下歷八百餘年;以地方的單位論,縱橫跨二十八行省及西藏蒙古二地;包羅之廣,是無須說得的。叙述的次序是以省區為單位,最先是長江流域的各省,繼之以黃河流域的各省,次為西南,東北,西北各省,而以西藏蒙古為殿。每省的次序,先省志,後府志,縣志,鄉鎮志,以前同府的縣自然是各從其府;其兼跨不止一府或一縣的志書,例如劉效祖的四鎮三關志,便附在全省之後。篇末附有統計表十七幅,統計圖十五幅,附錄三種,和根據王氏四角檢字法編排的索引。排列的次序既很合習慣,統計的圖表又極醒目,又附有索引,所以檢查起來是很方便的。我們認為美中不足的一點是計算頁數的方法以省區為單位,而另外並沒有全書的總頁數,所以即使根據索引,在生手檢查起來,還不免有些困難。以卷為計算頁數的單位是以前中國書——包括方志在內——

的普遍的習慣，而也是於檢查最有妨礙的習慣。最初的申報年鑑也是如此，經介紹者的指點後，於再版時即另附全書的頁數於旁；我們希望這本書在再版時，也能同樣的加以補正。

本書著錄館藏方志，以超過二百種的為標準；計有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北平東方文化委員會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東方圖書館，金陵大學圖書館，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燕京大學圖書館，前外交部圖書處，上海南洋中學圖書館，南京國學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天津任氏，寧波范氏，南潯劉氏，湖北張氏諸家藏書；日本東京內閣文庫，大連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等二十餘處。又有兩處例外，一是日本宮內省圖書寮，一是清華大學圖書館。清華藏書，在別方面雖還不少，在地方志方面却不多，截至民國十八年底為止，只得一百五十三種，嗣後加添的種數，也極有限。不過這一百五十多種中間，以關於浙江省的為最多並且是很完全，所以編者不得不破格相待了。

志目下方所列編纂人，編纂年月，卷數等，大率以各公私圖書館原有的目錄作依據，如須完全徵信，將來尚須就原書逐一校對一過。這層編者早就在凡例裏說明，以明責任所在。這也足見編者的細密之處。據我們初次翻閱一過的經驗，就發見一些與原書不很符合的地方。例如民國十六年胡為和纂修的丹陽縣志二十四卷（江蘇，頁十一）實在是丹陽縣續志，並且還附有丹陽縣志補遺二十卷，合併成一函；如今綜錄中不但把“續”字遺漏，同時對於補遺二十卷也完全未提。又如章澍福的黃渡鎮志與章圭璩的黃渡續志（江蘇，頁十七），是以咸豐元年

與宣統三年先後纂修的，至於版本，則前者初刊於咸豐三年，重刊於民國十二年，即與續志的初刊同時；今綜錄因但見私家不詳細的目錄，未見原書，只得在備考中著明“編纂時期待考”字樣。又如羅店鎮志（江蘇，頁十八）原是潘履祥總纂而王樹棻鑒定的，其纂修時期為光緒五年，而印行則在光緒十五年；如今綜錄根據原藏者所備的目錄，誤把王樹棻作為總纂，把光緒十三年作為纂修時期。編者於此目備考下又說，“（金陵）書名羅溪鎮志，列寶山縣志後，光緒十五年潘履祥撰；按羅溪鎮在福建南安縣北，似不應刊此；羅溪或即羅店之誤耶？”此亦因未能就原書校對而發生的一種猜測。實則羅溪是羅店的別名，雖非正式，却亦通用。陸星農（增祥）於篇首序裏說，“鎮始於元羅昇居此，故名羅店，而練祁水適橫互其中，故又名羅溪”。錢竹汀（大昕）潛學堂集中有羅溪志序（志成於嘉慶間，今佚），也說，“羅店本以姓得名，練祁之水自西來，貫市而東，土人或稱為羅溪；雪航趙氏嘗譏之；自明以來，承用已久，今仍之”。舉這兩三個例子，聊以示與原書校對工作的重要，而在未遑校對以前，編者在凡例第六條中的一段聲明，是萬不可少的。

潘光旦

東西樂制之研究

王光祈著

民國十五年一月中華書局出版

這本十年前出現的書，到現在還是中國出版界一部有數的佳著。它的材料的豐富，勝過西洋一般論樂制的書。它的